紅樓夢/第098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九十八回　苦絳珠魂歸離恨天　病神瑛淚灑相思地

話說寶玉見了賈政，回至房中，更覺頭昏腦悶，懶待動彈，連飯也沒吃，便昏沉睡去。仍舊延醫診治，服藥不效，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了。大家扶著他坐起來，還是象個好人。一連鬧了幾天，那日恰是回九之期，若不過去，薛姨媽臉上過不去，若說去呢，寶玉這般光景。賈母明知是為黛玉而起，欲要告訴明白，又恐氣急生變。寶釵是新媳婦，又難勸慰，必得姨媽過來才好。若不回九，姨媽嗔怪。便與王夫人鳳姐商議道：“我看寶玉竟是魂不守舍，起動是不怕的。用兩乘小轎叫人扶著從園里過去，應了回九的吉期，以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，咱們一心一意的調治寶玉，可不兩全？”王夫人答應了，即刻預備。幸虧寶釵是新媳婦，寶玉是個瘋傻的，由人掇弄過去了。寶釵也明知其事，心里只怨母親辦得糊涂，事已至此，不肯多言。獨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，心里懊悔，只得草草完事。

到家，寶玉越加沉重，次日連起坐都不能了。日重一日，甚至湯水不進。薛姨媽等忙了手腳，各處遍請名醫，皆不識病源。只有城外破寺中住著個窮醫，姓畢，別號知庵的，診得病源是悲喜激射，冷暖失調，飲食失時，憂忿滯中，正氣壅閉：此內傷外感之症。于是度量用藥，至晚服了，二更後果然省些人事，便要水喝。賈母王夫人等才放了心，請了薛姨媽帶了寶釵都到賈母那里暫且歇息。

寶玉片時清楚，自料難保，見諸人散後，房中只有襲人，因喚襲人至跟前，拉著手哭道：“我問你，寶姐姐怎麼來的？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妹過來，怎麼被寶姐姐赶了去了？他為什麼霸占住在這里？我要說呢，又恐怕得罪了他。你們聽見林妹妹哭得怎麼樣了？”襲人不敢明說，只得說道：“林姑娘病著呢。”寶玉又道：“我瞧瞧他去。”說著，要起來。豈知連日飲食不進，身子那能動轉，便哭道：“我要死了！我有一句心里的話，只求你回明老太太：橫豎林妹妹也是要死的，我如今也不能保。兩處兩個病

人都要死的，死了越發難張羅。不如騰一處空房子，趁早將我同林妹妹兩個抬在那里，活著也好一處醫治伏侍，死了也好一處停放。你依我這話，不枉了幾年的情分。”襲人聽了這些話，便哭的哽嗓氣噎。寶釵恰好同了鶯兒過來，也聽見了，便說道：“你放著病不保養，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。老太太才安慰了些，你又生出事來。老太太一生疼你一個，如今八十多歲的人了，雖不圖你的封誥，將來你成了人，老太太也看著樂一天，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。太太更是不必說了，一生的心血精神，撫養了你這一個兒子，若是半途死了，太太將來怎麼樣呢。我雖是命薄，也不至于此。据此三件看來，你便要死，那天也不容你死的，所以你是不得死的。只管安穩著，養個四五天後，風邪散了，太和正氣一足，自然這些邪病都沒有了。”寶玉聽了，竟是無言可答，半晌方才嘻嘻的笑道：“你是好些時不和我說話了，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？”寶釵聽了這話，便又說道：“實告訴你說罷，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，林妹妹已經亡故了。”寶玉忽然坐起來，大聲詫异道：“果真死了嗎？”寶釵道：“果真死了。豈有紅口白舌咒人死的呢。老太太，太太知道你姐妹和睦，你聽見他死了自然你也要死，所以不肯告訴你。”寶玉聽了，不禁放聲大哭，倒在床上。

忽然眼前漆黑，辨不出方向，心中正自恍惚，只見眼前好象有人走來，寶玉茫然問道：“借問此是何處？”那人道：“此陰司泉路。你壽未終，何故至此？”寶玉道：“适聞有一故人已死，遂尋訪至此，不覺迷途。”那人道：“故人是誰？”寶玉道：“姑蘇林黛玉。”那人冷笑道：“林黛玉生不同人，死不同鬼，無魂無魄，何處尋訪！凡人魂魄，聚而成形，散而為氣，生前聚之，死則散焉。常人尚無可尋訪，何況林黛玉呢。汝快回去罷。”寶玉聽了，呆了半晌道：“既云死者散也，又如何有這個陰司呢？”那人冷笑道：“那陰司說有便有，說無就無。皆為世俗溺于生死之說，設言以警世，便道上天深怒愚人，或不守分安常，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，或嗜淫欲尚氣逞凶無故自隕者，特設此地獄，囚其魂魄，受無邊的苦，以償生前之罪。汝尋黛玉，是無故自陷也。且黛玉已歸太虛幻境，汝若有心尋訪，潛心修養，自然有時相見。如不安生，即以自行夭折之罪囚禁陰司，除父母外，欲圖一見黛玉，終不能矣。”那人說畢，袖中取出一石，向寶玉心口擲來。寶玉聽了這話，又被這石子打著心窩，嚇的即欲回家，只恨迷了道路。正在躊躇，忽聽那邊有人喚他。回首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賈母，王夫人，寶釵，襲人等圍繞哭泣叫著。自己仍舊躺在床上。見案上紅燈，窗前皓月，依然錦銹叢中，繁華世界。定神一想，原來竟是一場大夢。渾身冷汗，覺得心內清爽。仔細一想，真正無可奈何，不過長歎數聲而已。寶釵早知黛玉已死，因賈母等不許眾人告訴寶玉知道，恐添病難治。自己卻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，失玉次之，故趁勢說明，使其一痛決絕，神魂歸一，庶可療治。賈母王夫人等不知寶釵的用意，深怪他造次。後來見寶玉醒了過來，

方才放心。立即到外書房請了畢大夫進來診視。那大夫進來診了脈，便道：“奇怪，這回脈氣沉靜，神安郁散，明日進調理的藥，就可以望好了。”說著出去。眾人各自安心散去。

襲人起初深怨寶釵不該告訴，惟是口中不好說出。鶯兒背地也說寶釵道：“姑娘忒性急了。”寶釵道：“你知道什麼！好歹橫豎有我呢。”那寶釵任人誹謗，並不介意，只窺察寶玉心病，暗下針砭。一日，寶玉漸覺神志安定，雖一時想起黛玉，尚有糊涂。更有襲人緩緩的將“老爺選定的寶姑娘為人和厚，嫌林姑娘秉性古怪，原恐早夭，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，病中著急，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”的話時常勸解。寶玉終是心酸落淚。欲待尋死，又想著夢中之言，又恐老太太，太太生氣，又不能撩開。又想黛玉已死，寶釵又是第一等人物，方信金石姻緣有定，自己也解了好些。寶釵看來不妨大事，于是自己心也安了，只在賈母王夫人等前盡行過家庭之禮後，便設法以釋寶玉之憂。寶玉雖不能時常坐起，亦常見寶釵坐在床前，禁不住生來舊病。寶釵每以正言勸解，以”養身要緊，你我既為夫婦，豈在一時”之語安慰他。那寶玉心里雖不順遂，無奈日里賈母王夫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，夜間寶釵獨去安寢，賈母又派人服侍，只得安心靜養。又見寶釵舉動溫柔，也就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，此是後話。

卻說寶玉成家的那一日，黛玉白日已昏暈過去，卻心頭口中一絲微氣不斷，把個李紈和紫鵑哭的死去活來。到了晚間，黛玉去又緩過來了，微微睜開眼，似有要水要湯的光景。此時雪雁已去，只有紫鵑和李紈在旁。紫鵑便端了一盞桂圓湯和的梨汁，用小銀匙灌了兩三匙。黛玉閉著眼靜養了一會子，覺得心里似明似暗的。此時李紈見黛玉略緩，明知是回光反照的光景，卻料著還有一半天耐頭，自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。

這里黛玉睜開眼一看，只有紫鵑和奶媽并幾個小丫頭在那里，便一手攥了紫鵑的手，使著勁說道：“我是不中用的人了。你伏侍我幾年，我原指望咱們兩個總在一處。不想我。……”說著，又喘了一會子，閉了眼歇著。紫鵑見他攥著不肯松手，自己也不敢挪動，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，只當還可以回轉，聽了這話，又寒了半截。半天，黛玉又說道：“妹妹，我這里并沒親人。我的身子是乾淨的，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。”說到這里又閉了眼不言語了。那手卻漸漸緊了，喘成一處，只是出氣大入氣小，已經促疾的很了。

紫鵑忙了，連忙叫人請李紈，可巧探春來了。紫鵑見了，忙悄悄的說道：“三姑娘，瞧瞧林姑娘罷。”說著，淚如雨下。探春過來，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經涼了，連目光也都

散了。探春紫鵑正哭著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，李紈赶忙進來了。三個人才見了，不及說話。剛擦著，猛聽黛玉直聲叫道：“寶玉，寶玉，你好……”說到“好”字，便渾身冷汗，不作聲了。紫鵑等急忙扶住，那汗愈出，身子便漸漸的冷了。探春李紈叫人亂著攏頭穿衣，只見黛玉兩眼一翻，嗚呼，香魂一縷隨風散，愁緒三更入夢遙！

當時黛玉氣絕，正是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。紫鵑等都大哭起來。李紈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，今日更加可怜，也便傷心痛哭。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，所以那邊并沒聽見。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，只聽得遠遠一陣音樂之聲，側耳一聽，卻又沒有了。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聽時，惟有竹梢風動，月影移牆，好不凄涼冷淡！一時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，將黛玉停放畢，派人看守，等明早去回鳳姐。

鳳姐因見賈母王夫人等忙亂，賈政起身，又為寶玉惛憒更甚，正在著急异常之時，若是又將黛玉的凶信一回，恐賈母王夫人愁苦交加，急出病來，只得親自到園。到了瀟湘館內，也不免哭了一場。見了李紈探春，知道諸事齊備，便說：“很好。只是剛才你們為什麼不言語，叫我著急？”探春道：“剛才送老爺，怎麼說呢。”鳳姐道：“還倒是你們兩個可怜他些。這麼著，我還得那邊去招呼那個冤家呢。但是這件事好累墜，若是今日不回，使不得，若回了，恐怕老太太擱不住。”李紈道：“你去見机行事，得回再回方好。”鳳姐點頭，忙忙的去了。

鳳姐到了寶玉那里，聽見大夫說不妨事，賈母王夫人略覺放心，鳳姐便背了寶玉，緩緩的將黛玉的事回明了。賈母王夫人聽得都唬了一大跳。賈母眼淚交流說道：“是我弄坏了他了。但只是這個丫頭也忒傻氣！”說著，便要到園里去哭他一場，又惦記著寶玉，兩頭難顧。王夫人等含悲共勸賈母不必過去，“老太太身子要緊。”賈母無奈，只得叫王夫人自去。又說：“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：‘并不是我忍心不來送你，只為有個親疏。你是我的外孫女兒，是親的了，若與寶玉比起來，可是寶玉比你更親些。倘寶玉有些不好，我怎麼見他父親呢。’”說著，又哭起來。王夫人勸道：“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，但只壽夭有定。如今已經死了，無可盡心，只是葬禮上要上等的發送。一則可以少盡咱們的心，二則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兒的陰靈兒，也可以少安了。”賈母聽到這里，越發痛哭起來。鳳姐恐怕老人家傷感太過，明仗著寶玉心中不甚明白，便偷偷的使人來撒個謊兒哄老太太道：“寶玉那里找老太太呢。”賈母聽見，才止住淚問道：“不是又有什麼緣故？”鳳姐陪笑道：“沒什麼緣故，他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。”賈母連忙扶了珍珠兒，鳳姐也跟著過來。

走至半路，正遇王夫人過來，一一回明了賈母。賈母自然又是哀痛的，只因要到寶玉那邊，只得忍淚含悲的說道：“既這麼著，我也不過去了。由你們辦罷，我看著心里也難受，只別委屈了他就是了。”王夫人鳳姐一一答應了。賈母才過寶玉這邊來，見了寶玉，因問：“你做什麼找我？”寶玉笑道：“我昨日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，他說要回南去。我想沒人留的住，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留他。”賈母聽著，說：“使得，只管放心罷。”襲人因扶寶玉躺下。

賈母出來到寶釵這邊來。那時寶釵尚未回九，所以每每見了人倒有些含羞之意。這一天見賈母滿面淚痕，遞了茶，賈母叫他坐下。寶釵側身陪著坐了，才問道：“聽得林妹妹病了，不知他可好些了？”賈母聽了這話，那眼淚止不住流下來，因說道：“我的兒，我告訴你，你可別告訴寶玉。都是因你林妹妹，才叫你受了多少委屈。你如今作媳婦了，我才告訴你。這如今你林妹妹沒了兩三天了，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的。如今寶玉這一番病還是為著這個，你們先都在園子里，自然也都是明白的。”寶釵把臉飛紅了，想到黛玉之死，又不免落下淚來。賈母又說了一回話去了。自此寶釵千回萬轉，想了一個主意，只不肯造次，所以過了回九才想出這個法子來。如今果然好些，然後大家說話才不至似前留神。獨是寶玉雖然病勢一天好似一天，他的痴心總不能解，必要親去哭他一場。賈母等知他病未除根，不許他胡思亂想，怎奈他郁悶難堪，病多反复。倒是大夫看出心病，索性叫他開散了，再用藥調理，倒可好得快些。寶玉聽說，立刻要往瀟湘館來。賈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過來，扶寶玉坐上。賈母王夫人即便先行。到了瀟湘館內，一見黛玉靈柩，賈母已哭得淚乾氣絕。鳳姐等再三勸住。王夫人也哭了一場。李紈便請賈母王夫人在里間歇著，猶自落淚。

寶玉一到，想起未病之先來到這里，今日屋在人亡，不禁嚎啕大哭。想起從前何等親密，今日死別，怎不更加傷感。眾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，都來解勸，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，大家攙扶歇息。其餘隨來的，如寶釵，俱极痛哭。獨是寶玉必要叫紫鵑來見，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。紫鵑本來深恨寶玉，見如此，心里已回過來些，又見賈母王夫人都在這里，不敢灑落寶玉，便將林姑娘怎麼复病，怎麼燒毀帕子，焚化詩稿，并將臨死說的話，一一的都告訴了。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。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。賈母王夫人又哭起來。多虧鳳姐能言勸慰，略略止些，便請賈母等回去。寶玉那里肯舍，無奈賈母逼著，只得勉強回房。

賈母有了年紀的人，打從寶玉病起，日夜不宁，今又大痛一陣，已覺頭暈身熱。雖是不放心惦著寶玉，卻也掙扎不住，回到自己房中睡下。王夫人更加心痛難禁，也便回

去，派了彩雲幫著襲人照應，并說：“寶玉若再悲戚，速來告訴我們。”寶釵是知寶玉一時必不能舍，也不相勸，只用諷刺的話說他。寶玉倒恐寶釵多心，也便飲泣收心。歇了一夜，倒也安穩。明日一早，眾人都來瞧他，但覺氣虛身弱，心病倒覺去了幾分。于是加意調養，漸漸的好起來。賈母幸不成病，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。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，看見寶玉精神略好，也就放心，暫且住下。

一日，賈母特請薛姨媽過去商量說：“寶玉的命都虧姨太太救的，如今想來不妨了，獨委屈了你的姑娘。如今寶玉調養百日，身体复舊，又過了姑娘的功服，正好圓房。要求姨太太作主，另擇個上好的吉日。”薛姨媽便道：“老太太主意很好，何必問我。寶丫頭雖生的粗笨，心里卻還是极明白的。他的性情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。但願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，從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，我姐姐也安慰些，我也放了心了。老太太便定個日子。還通知親戚不用呢？”賈母道：“寶玉和你們姑娘生來第一件大事，況且費了多少周折，如今才得安逸，必要大家熱鬧幾天。親戚都要請的。一來酬願，二則咱們吃杯喜酒，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。”薛姨媽聽說，自然也是喜歡的，便將要辦妝奩的話也說了一番。賈母道：“咱們親上做親，我想也不必這些。若說動用的，他屋里已經滿了。必定寶丫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，姨太太就拿了來。我看寶丫頭也不是多心的人，不比的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，所以他不得長壽。”說著，連薛姨媽也便落淚。恰好鳳姐進來，笑道：“老太太姑媽又想著什麼了？”薛姨媽道：“我和老太太說起你林妹妹來，所以傷心。”鳳姐笑道：“老太太和姑媽且別傷心，我剛才聽了個笑話兒來了，意思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。”賈母拭了拭眼淚，微笑道：“你又不知要編派誰呢，你說來我和姨太太聽聽。說不笑我們可不依。”只見那鳳姐未從張口，先用兩只手比著，笑彎了腰了。未知他說出些什麼來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